

秀書堂
SHOW BOOKS

魔卡美
MOKA MEI

新浪原创文学大赛大奖作品

月斜影清◎作品



重磅推出绚烂华彩之东方奇幻系列
美女武侠作家月斜影清倾城倾帅之文字

Fengcheng
feishuai

凤城

所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



國城

所

月斜影清◎作品

凤城

Fengcheng
feishuai

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城飞帅.上/月斜影清著. —南京:江苏美术出版社,2007.9

ISBN 978-7-5344-2399-4

I. 凤… II. 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40200 号

出 品 人 顾华明

责任编辑 肖 璐

审 读 白 燕

责任校对 赵 菁

责任监印 朱晓燕

书 名 凤城飞帅 (上)

著 者 月斜影清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美术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总 印 张 34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44-2399-4

总 定 价 46.00 元 (全套共二册)

营销部电话 025-83245159 83248515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13 楼

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



第一卷

第一章

千思书院。

隆冬的一场大雪方停，放眼望去，漫山遍野一片茫茫的白，高大的松柏上挂满了冰凌。

千思书院地处三省深山交界处，原本寂寂无名，却因了一代大儒祝连生而闻名天下。祝连生虽名满天下却并不出世，只在千思书院讲学授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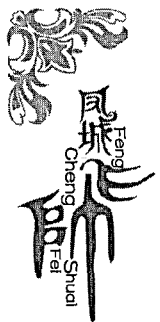
千思书院具有半民半官的性质，里面有近千学生，皆为全国各地学生中的精英。书院实行“山长负责制”，祝连生为山长，下面还有副山长、助教、讲书、监院、首事、斋长、堂长、管干等人员。每个学生的吃、住、助学金、笔墨费均由书院供给。

千思书院和其他书院最大的区别在于，这里不仅讲学，也授武，盛世健体，乱世防身，一日三思，自省其身，这是祝连生的教育理想。

书院分为上学和小学，上学是十四岁以上的青年，小学是十四岁以下的少年。

书院教师众多，每七天讲一次课，其他时间，学生以自学为主，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咨询教师，或者学生间互相讨论。学生们必须把自己每天的读书情况记录在“功课簿”上，祝先生和几位助教会定期抽查。此外，书





院每年举行一次考校，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，以大考决定学生是否可以升入上学。

祝先生和助教一般只在上学上课，而小学由众多讲书先生主讲。

书院里有一个很大的广场，广场的三面是高大的松柏，而另一面则为夏季才会盛放的各种藤花植物。

这天的早课刚过，小学的孩子就进入了习武时间。孩子们完成了这堂课的基本内容后，教头看看距离晌午还有一段时间，天气又寒冷，就吩咐孩子们就地解散、自由活动。

一听得解散的号令，一帮十来岁的孩子立即欢呼雀跃着跑开各自玩耍。

“孟元敬，昨天的雪仗还没分出胜负，今天继续……”一个十一二岁衣饰华贵的少年大模大样地走了过来，簇拥在他身边的是十来个同龄的孩子。一众孩子听得他开口，立刻跟着吆喝了起来：“孟元敬，你还敢不敢比？”

“比就比，怕你不成？”这个叫做“孟元敬”的孩子跟粉妆玉琢的朱渝一般年龄，剑眉星目，骨骼清朗。

朱渝斜眼看看孟元敬身边的几个伙伴，用手一一指了过去：“孙嘉、秦小楼……今天要让你们见识见识本公子的厉害，你们就一起上吧。”

孙嘉是个大个子男孩，秦小楼则眉清目秀，两人早已对朱渝的挑衅和趾高气扬极为不满，孙嘉瞪着朱渝，立刻道：“比就比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忽然眼前一花，一块雪团已经在他的脑门上砸开了花，随即是哈哈大笑声，原来，朱渝已经先下手为强了。

孙嘉大怒，立刻俯身抓了雪块，很快，几十个孩子就在书院宽阔的广场上追逐了起来。

孟元敬抓了一大团雪，捏得紧紧的，瞄准正在奔跑的朱渝，扬手扔了出去。可是朱渝跑得极快，一下躲了开去，眼看，这团雪就要击中一个迎面而来的小小少年。

孟元敬来不及叫他躲开，忽见那小小少年扬手接住了那块雪团，微笑着往他的方向看来。

玩耍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全部停了下来，都一眨不眨地看着雪地上那个一身蓝袍、满面微笑的翩翩小少年。

少年神采秀异，珠明玉润，一双墨玉一般的眼睛粲然生辉。

明明是一片寒冷的冰雪世界，一众孩子却忽然觉得周围有了明媚的阳光，天地间的花儿“哗啦”一声齐齐地开放在了眼前。

朱渝呆呆地看着那神仙一般的小小少年，手里的雪团掉到地上也不知道。他张了张嘴巴，正要开口，孟元敬已经跑了上去，笑嘻嘻地看着那少年，异常热情地招呼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欢迎你来。我叫孟元敬，你可以叫我元敬。”





“君玉，我叫君玉！”少年微笑，如春风吹过湖面，从此，就和这个一脸友善的男孩子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。

也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朱渝忽然无比憎恨孟元敬，也憎厌那小小少年。

因为这个陌生少年的到来，雪仗不知不觉停了下来，孩子们都拥簇着跑了过来，好奇地打量着他，七嘴八舌地道：

“你几岁啦？”

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你们那儿下雪吗？”

“你也到书院学习的吗？”

“你念书念到哪里了？”

……

“我十岁了。我们那儿不下雪。”君玉不慌不忙地一一回答，微笑的目光看向每一个人，一回头，忽然看见一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。

君玉冲那冷冷的目光友好一笑，那冷冷的目光一瞪，立刻移开去。孟元敬大声道：“这小子叫朱渝，很可恶的，君玉你不要理睬他。”

朱渝怒视他一眼，立刻就要挥拳相向，一个大个子忽然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跑来，低声道：“公子，那把古弓找到了。”

朱渝满脸狂喜，再也顾不得孟元敬，立刻从大个子手里接过那张很小的古弓，却脚步一晃，看得出那古弓虽然很小，却十分沉重。他伸手拉了拉，倒也并不怎么费力就拉开了。

这时，天空中一群雪鸟飞过。这种雪鸟经常在雪后低低地飞来飞去。朱渝张弓，小箭“嗖”的一声飞出，一只雪鸟应声落在地上，他身边的十几个孩子立刻欢呼起来。

朱渝得意扬扬地大笑一声看向孟元敬：“你来。”

孟元敬哼一声，快走几步上前也张弓搭箭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小箭飞出，也掉下一只来。

孩子们轮番上阵，不过无人能拉开古弓。孙嘉能拉开，却没能射下鸟儿。

除了君玉，众人都已经试过，眉清目秀的秦小楼好奇地道：“君玉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孟元敬笑嘻嘻地道：“君玉刚来的，不用试了。”

朱渝冷冷地看君玉一眼，他已经快十二岁了，因为先前听得君玉说自己十岁，便大模大样地道：“小鬼头就不用试了。”

君玉微笑起来，也不言语，走了过去，抓起了那张弓，虽然十分费力，却也拉开了。

众人见他拉开弓，都有点意外，君玉看了看天空，微笑道：“我射这鸟儿





凤城 Feng Cheng
的三片羽毛下来……”

“来”字刚一出口，小箭已飞出，孩子们抬了头，天空中有雪白的羽毛缓缓飘下，不多不少，正是三片，而那只受惊的雪鸟早已吓得飞出去老远。

四周爆发出一阵猛烈的欢呼声，朱渝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还没开口，忽然听得一声暴喝：“是哪个混小子偷了古弓？”

孩子们大惊失色，立刻四散逃窜。君玉回头，只见一个身材高大、头发散乱的壮汉大步追了过来。孟元敬已跑出老远，见君玉没动，立刻又跑回几步想拉了她一起逃跑。这时，那壮汉已经到了君玉身边，孟元敬见状再也不敢往前，呆呆地杵在原地。

壮汉先拿起扔在地上的小弓，抬起头来，孟元敬和一众悄悄躲藏在大松树背后的少年无不心惊胆战，都为君玉捏了一把冷汗。

壮汉怒目金刚般的眼神忽然接触到这陌生的小小少年一脸的微笑，满面的怒色不由得缓和下去，高声道：“孩子，是你拿了这小弓么？”

他声音如雷，震耳欲聋，君玉却依旧满面的微笑，摇摇头：“先生，不是我。但是，我刚刚也用了这古弓。”

壮汉看这孩子镇定自若的笑容，愣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好的，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。”

“谢谢先生。”

壮汉一走，刚刚四散逃窜的孩子立刻围了过来。

孟元敬拍拍心口。君玉笑道：“跑啥呢？”

“那是兵器室的管理教头，脾气可暴躁了，他的绰号就叫做‘魔鬼’，要是被他抓住大伙偷拿古弓玩耍，一定会被揍一顿的。君玉，魔鬼这人最是不分青红皂白，他居然没揍你，真是奇怪。”

君玉微笑道：“我看这位先生挺好的，怎会不分青红皂白揍我？”

“嘿，他这种野蛮人也配称先生么？”

“他是书院的教头，怎么就不是先生呢？”

朱渝冷笑一声：“小子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以后可能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。”说完，扬长而去。

他走出几步，看到自己的一众伙伴还拥着君玉七嘴八舌的，不由得大怒：“你们还不快滚？”

十几个孩子似乎不敢抗命，立刻追了上去。

君玉看着他们走远，有些好奇地问孟元敬：“朱渝是什么人，怎么这么嚣张？”

眉清目秀的秦小楼赶紧道：“他爹是当朝丞相，他在这里念书书僮都带了八个，很多人成为他的跟班，他们整天耀武扬威地欺负其他同学。嘻嘻，不过有一次他去偷拿一把古刀，被魔鬼抓住，虽然没有打他却狠狠地骂了他





一顿。”

大个子孙嘉瓮声瓮气地道：“我可讨厌这小子了。君玉，你不要理睬他，他会欺负你的。”

君玉微笑着没有开口。孟元敬以为他是害怕，笑了起来：“君玉，你不用怕，我们都会帮你的。”

“谢谢你们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们都是你的朋友嘛。”

一众孩子散去后，孟元敬拍拍肚子：“好饿，走，君玉，我们去吃饭吧。”

君玉点点头，几个孩子一起来到了书院的大食堂。朱渝已经换了一身朱帛领子的雪白丝绸袍子，腰带上系着一块剔透的红色玉佩，正端着饭菜往这边的桌子走来。

朱渝得意扬扬地拨拉一口饭菜，又吐出来：“呸，只有猪才会吃这种东西，真不明白祝先生为什么不让我家的厨子来照顾我，真倒霉……”

“要做公子哥儿就滚回你的丞相府待着！你爹是丞相，你可不是丞相，少在这里臭显摆。”孟元敬厌恶地白他一眼，小声嘀咕道。

朱渝瞪他一眼，孟元敬正要和他对瞪，君玉拉他一下：“元敬，快去吃饭，好饿。”

众人端了饭菜在一张长条桌子边坐下，边吃边聊。

“君玉，你箭法好厉害，以前学过的么？”

“我爹是猎人，他的箭法才高明呢，都是他教我的。”

“猎人？哈哈，就是那种很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山野樵夫？”一个充满嘲笑的声音飘了过来，朱渝上下打量一眼君玉略微有些旧的蓝色袍子，“小叫化子，你若肯当本公子的跟班，本公子立刻赏你几套新衣裳，怎么样？”

孟元敬大怒，握着拳头站了起来，君玉赶紧拉住了他：“元敬，吃饭。”

朱渝见那小小少年居然毫不理睬他，没事人一样地继续吃饭，粉妆玉琢的脸儿一红，用手在桌子上重重一拍。君玉忽然抬起头来，冷冷地看他一眼。

自从这小小少年出现后，对任何人都是满面的微笑，朱渝第一次见他的目光变得又愤怒又冰冷，不由得收回了拍桌子的手。

“君玉……”

一个端庄的中年妇女快步往食堂走来，见了君玉仿佛松了口气的样子，神情又慈爱又欢喜：“君玉，你说到外面走走，我还以为你迷路了呢。”

这位中年妇女是祝先生的妻子，名叫梅眉，也是书院的习武教师之一。君玉正是她今天才带回来的一位故人的遗孤。

朱渝见得师娘前来，不敢再多说什么，又瞪了君玉一眼，赶紧和几个跟班一起溜了。



君玉向她行了一礼，微笑道：“师娘，我不会迷路的，元敬他们带我来食堂吃饭呢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啊。”梅眉淡淡地看一眼孟元敬和其他几个孩子，“从今往后，君玉就和你们一起上学，你们要互相照应。”

“真的吗？太好了！”孟元敬高兴得站了起来，君玉看看他，也兴高采烈起来。

君玉随梅眉走了出去，孟元敬本想跟去，但见师娘没有开口，只好停下。君玉回头，看他一脸郁闷地站在那里，冲他做了个鬼脸。孟元敬一下高兴起来，再看时，梅眉已经加快了脚步，君玉也小跑着追了上去。

书院是依山势而建的，由于生源众多，四处都是密密匝匝的学舍。广场和学舍在底层和山腰，沿着山势上十八级阶梯，有几间宽敞而别致的木屋，是山长祝连生和几位助教办公的地方，而最边上靠着一棵巨大的古槐的一栋木屋，则是书院的藏书楼。

君玉随师娘走进这栋十分清幽的藏书楼，来到一间小小的干净的阁楼。梅眉关了门，温和地道：“君玉，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。”

君玉点点头，看看这明亮而干净的屋子，又看看外面浩瀚的书海，微笑起来：“谢谢师娘。”

梅眉叹息一声：“以前，我和你娘有个共同的愿望，就是开办书院，传授武学，不分男女都可授教。可是，你娘已逝，这书院也并非我开办，到如今也没有一个女孩儿可以来念书。君玉，你是这书院里的第一个女孩子，连祝先生都不知道你的身份。你今后行事、言谈要十分小心谨慎，万万不可暴露身份。”

君玉用力地点点头：“师娘，我一定会的。”

梅眉忽然想起方才在食堂见到的朱渝等一众孩子，这些孩子正是人嫌狗不理的年龄，特别爱惹是生非，便道：“若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会收拾那帮小子的。”

君玉看着这双几乎和自己的母亲一般温和的目光，深深向她鞠了一躬：“好的，师娘。”

光阴易逝，转眼之间，君玉已经到千思书院一年多了。

这年的三月初六是三年一次的大考。通过这次考校，孩子们就可以升入上学。孟元敬和朱渝都已经十三岁了，这次考校后很快可以升上学了，而君玉虽然不到十二岁，但是成绩十分出众，这次考校后也可以升上学。

朝阳一点一点从树缝里洒在树下静坐的两个孩子的脸上。

吃早饭前有短短的自由活动时间，然后就将开始长达一个时辰的武术晨课。这是君玉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，她常常和孟元敬来到广场的古松下



闲聊或者看书。

这棵古松枝繁叶茂，亭亭如盖似一间巨大的绿屋子，大家都说是千思书院的风水树。

温暖的阳光、习习的微风、花儿的芬芳、美丽的大树、琅琅的书声、友好的伙伴、梅眉流露出的那种关爱的眼神……君玉热爱着书院的一切，自从母亲过世后，她几乎已经完全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了。

孟元敬看她手里握着的一卷《吴子兵法》，道：“君玉，还有三天就要大考了，你都准备好了吧？”

君玉还没回答，秦小楼已经跑了过来，“君玉，师娘叫你去一趟。”

“哦。”君玉立刻站起身。

“师娘又要给你开什么小灶了？”一个忍不住妒忌的恶意的声音飘来，随即，锦衣玉佩的朱渝和他身后的几个少年已经围了过来。

朱渝一身崭新的丝绸袍子，腰上一边系红色玉佩，一边挂了柄寒光闪烁的宝剑。他看着众人，得意扬扬地举了剑：“小穷鬼，没见过这种宝物吧？这把宝剑叫做‘照胆’，是南朝梁武帝所铸，我父亲送给我参加大考的……”

君玉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只顾往前走。

朱渝大怒，挥了宝剑向君玉的袍子划去。饶是君玉躲得极快，那蓝色袍子的下摆也被极其锋利的剑锋划破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

朱渝和身边的几个同伴见她躲闪不及有些狼狈的样子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朱渝笑声未落，君玉猛地冲了上去，狠狠一拳打在了他的胸口。

朱渝被打得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在地上。

他的一众跟班立刻围了上来，孟元敬和秦小楼也赶紧几步站到了君玉身边。

也许是第一次挨打，朱渝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对面那双又伤心又愤怒的目光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公子……”

一个书僮怯生生地叫他一声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朝身边的几个同伴挤了挤眼睛，向君玉挥挥手：“小穷鬼，三月初六，你可别穿着这件破烂的袍子上台和我较量哦……”

君玉傲然地看他一眼：“朱渝，你放心，那天我一定会打得你落花流水的……”

“小穷鬼，你吹什么大气？”朱渝破口大骂起来，君玉却已和孟元敬走远了。

梅眉的书房。

梅眉看着君玉垂头丧气地走进来，又看看她被划破的蓝色袍子，有些意外：“君玉，跟人打架了？”





君玉低声道：“这是我妈妈临终前给我缝的衣裳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梅眉见她低了头，眼圈都快红了，笑笑，拍拍她的肩：“君玉，换下来，我给你补好。”

君玉这才抬起头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梅眉见她笑了，看看书桌上的两个包袱，打开其中一个，里面是一把两尺来长的古拙的剑。

“这剑叫做蹶景，是晋朝的嵇康所铸，你要好生保管。”

“送我吗？”君玉看着梅眉，迟疑着不敢伸手去接。

梅眉笑着把剑递到她手中：“这剑本来就是你母亲之物。君玉，今后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坚强，你要完全依靠自己长大成人。”

君玉点点头接了包裹，冲梅眉行了一礼，告辞而去。

外面，孟元敬正在等她。还有一会儿才上课，两人来到君玉的小屋。

尽管君玉常穿那件蓝色的旧袍，更没有任何亲人来探望她，但是孟元敬却一直很羡慕她有一间单独的房间。要知道，就连嚣张的朱渝，曾撒泼让丞相父亲出面，祝先生也没允许他有一间单独的居室，祝先生总是说，大家来书院是学习的，不是来做少爷的。

但是师娘却给了君玉一间小小的阁楼，尽管比他们的宿舍还要简陋得多。

君玉告诉他，是因为自己经常要帮师娘抄写一些书谱、拳经，所以需要一间小屋子好干活。

这也成了朱渝嘲笑她的另一个理由，朱渝常常大模大样地叫住她：“小穷鬼，我们是来书院读书的。你哪，是来做下人的。哈哈，只有下人才住柴房嘛。”

他这种赤裸裸的妒忌就连孟元敬都早已看出来了，要是君玉不次次考第一，要是他们的策论先生弄影公子不那么大张旗鼓地夸奖君玉，朱渝也不会这副嘴脸了。

两个孩子在桌上打开了包袱，孟元敬心喜若狂地拿起那把剑，大叫起来：“这是什么剑？看起来可比朱渝那把好多了，哈哈……”

其实，孟元敬并不知道这把剑有多好，见朱渝嚣张，激起少年心性，一见君玉也有了把长剑，直觉上就觉得肯定好过朱渝的。

“它叫做‘蹶景’，你说，真的比朱渝的那把好么？”

孟元敬爱不释手地把玩着剑：“‘蹶景’？这就是‘蹶景’？我听我舅舅说过，这是晋朝的嵇康所铸，还有一把叫做‘追飞’，合起来就叫做‘蹶景追飞’，一把在嵇康手中，一把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阮籍。这剑肯定比朱渝的那把好多了……”

孟元敬还想追问什么，集合的第一声钟声已经响起，两人赶快跑了出去。





书院开设的常规课程为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文字学、算术、历法，而为了科举考试设立的八股文和试贴诗也要讲。除了这些课程外，书院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是军事策论，主讲策论的先生是弄影公子。

弄影公子年仅二十五岁，去年才上千思书院执教。他十六岁即中探花，在翰林院供职一年放江苏府尹，次年升迁一路做到了正二品的吏部侍郎，可谓少年得志。本来前程一片大好，不知何因，去年突然辞官归园，随后上千思书院。和祝先生的威严简朴不同，弄影公子英姿翩翩，文采风流，峨冠博服，飘然有林下之致，讲策论的时候旁征博引，谈吐风趣，因此远超一众严肃古板的老师，十分受学生喜爱。

课堂里很安静，就连一向很嚣张的朱渝也一副毕恭毕敬之色。

每个人的桌上都发了一本《吴子兵法》，大家哗哗地翻起了书。孟元敬捅了捅君玉，悄声道：“你今天早上就看过了。”

君玉却是满脸失望之色，她悄悄地沮丧地说：“《吴子兵法》总共有四十八篇，但是据说大多已经失传了，我早上看的那本只有十篇，我以为先生应该有全本的……”

孟元敬赶紧翻开自己那本，果然只有十篇。

君玉正想再说什么，弄影先生的目光看了过来，她赶紧闭嘴。

弄影先生也翻着一本书，看样子已经非常破旧了，他放下书，再次开口：“你们要记住，学习兵法的目的不在于纸上谈兵，而在于常养浩然气，静观无字书。赵括经纶满腹却兵败长平；倡导‘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’的马谡终因‘街亭之战’兵败名殒；汉将霍去病读书不多，但打起仗来，运韬布略，决胜千里……用兵之道一在德，二在广，只有胸怀宽广才能放眼天下……关于这一点，吴起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，谁来谈谈吴起？”

朱渝的手高高举了起来：“吴起的母亲过世，他不奔丧，是为不孝；他想做鲁国的大将军，带兵打齐国，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，怕鲁国国君怀疑，就杀了自己的妻子，是为无情；可是这样一个无德无情的人却是一个军事天才……”

弄影先生点了点头：“君玉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君玉合上书本站了起来，朗声道：“史载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，甚至为士卒吮疽，对于这样一个名将，民间流传他杀妻求将的真实性如何我认为尚待商榷。很多儒生因此对吴起的品德大加非议，可是国家有难时，他们除了可耻的投降或者毫无意义的自杀又能干什么呢？”

弄影先生笑了起来，他拿起台上那本很破旧的兵书：“君玉，这是世上唯一一本全本《吴子兵法》，就奖励给你了。”

君玉两眼发光，很小的时候，母亲跟她讲众多名将的故事，最为推崇的就是吴起。这话正是她母亲多次感叹过的，因此君玉印象极为深刻。来书



院时，她随身带的几本书里就有那本十篇的《吴子兵法》，不知已被她翻来覆去读了多少遍了，也不知曾多少次梦想得到散佚已久的全本，今天终于得偿所愿，她上前双手接过书，手都有点儿颤抖。

下课后，朱渝忿忿不平地在广场上堵住了君玉：“弄影先生不知怎么会听你那番歪论，《史记》都记载了吴起杀妻求将，你也能篡改妄语……”

“我娘说，史书也是人写的，谁能保证没有偏见和失误？”

“你娘说，什么都是你娘说，你的死鬼娘亲不知道你寄人篱下白吃白住，像个小叫化一样吧……”

看君玉气得脸色发白，朱渝哈哈大笑着正要扬长而去，忽听得一声“渝儿……”

君玉看过去，广场的对面，祝先生亲自陪同一个身形肥胖的老人往这边走来。

朱渝大喜，跑上前去：“爹，您来啦……”

这时，君玉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当朝丞相。

朱丞相的大儿子早丧，年近半百才得朱渝，因此，朱渝虽系小妾所出，却自幼集万般宠爱于一身。嫡子死后不到一年，他的元配悲伤过度也过世了，朱渝的母亲立刻母凭子贵扶正，朱渝在丞相府的地位更加尊贵。朱丞相虽疼爱他，却并不刻意娇纵，从小请了名师悉心栽培他，文才武略无不高出同龄公子大截，所以朱渝小小年纪便自视甚高。

“这两个孩子是？”朱丞相上下打量着孟元敬和君玉。他看他们时，就完全没有看朱渝的那种慈祥的眼光了。

“孟元敬，石大名的外甥；君玉，书院的学生，他们和朱渝是同学……”

“石大名？当今武林盟主石大名？”朱丞相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孟元敬。

祝先生点点头，看向两个孩子：“对了，元敬，你舅舅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……”

孟元敬接过那份礼物，看了君玉一眼，两人立刻鞠躬告辞了。

孟元敬拿着自己的包裹，没精打采的：“我舅舅怎么没来啊？”

孟元敬自幼丧父，从小得到舅舅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在他心中，舅舅完全如父亲一般。这是他来书院的第一次大考，很多同学的父亲长辈都来了，舅舅却没有来，因此，心中不禁有点儿失望。

君玉笑着安慰他：“也没有人来看我啊。”

孟元敬还是闷闷不乐的：“我得回去练习一下，明天早上我来叫你。”

君玉也赶紧回到自己的小屋，准备明日上午的策论。

今天是策论考试，由弄影公子主考。

君玉和孟元敬匆匆往学堂走去，朱渝带着他的几个跟随从对面走来。



快到学堂门前，他们碰上了弄影公子。

“先生好！”几个孩子毕恭毕敬地鞠躬。

弄影公子像往常一样淡淡地点了点头，他看看君玉，冷漠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，拿出一枝非常精细的毛笔，递了过来：“君玉，给你。”

朱渝冷笑一声，想说什么但终于还是没敢说，大步走进了教室。孟元敬也在前面走了，弄影公子对君玉有好脸色并不代表对他也会青睐，事实上，他几乎从来没在课堂外单独见过弄影公子有什么笑脸。

君玉接过毛笔，向弄影公子深深鞠了一躬，她的毛笔已经用得很秃了，就连梅眉都没注意到的事，弄影公子却注意到了。几乎第一眼见到弄影公子，君玉就从他冷冷的面上看到了一丝非常慈善的温暖。

一个时辰后，策论的试卷已经全部收了上去，立即，弄影公子和一众老师，包括祝先生都亲自上阵，开始了紧张的阅卷工作，要在晚饭后公布成绩。

当天傍晚，君玉和孟元敬狼吞虎咽地吃了晚饭，匆匆来到学堂。朱渝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居然一句讥讽的话也没说，甚至有点目不斜视，他的神情可一点也不轻松，因为，他的丞相父亲已经在祝先生的陪同下远远地往这边走来。

弄影公子端坐讲台，一位老师正在往台上贴一张红榜。他还没贴好，一众少年已经拥了上去。看见君玉进来，弄影公子对她笑了笑，那边秦小楼已经大声念了出来：“君玉第一名……我就知道会这样……”

君玉似乎松了口气，朱渝从人群中挤出来，不看任何人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孟元敬的名字在第四位上，他的最强项是武艺，所以对这个结果似乎也很满意，咧嘴向君玉笑了笑。君玉抬头看去，排在第二位的是朱渝。

祝先生和朱丞相已经过来了，一众孩子议论着快快散了开去。

见到朱丞相，一众先生齐施礼，弄影公子只侧了侧身，并不招呼，收拾了东西，转身离去。看着他的背影远去，朱丞相若有所思地望着祝先生：“贵书院真是卧虎藏龙，前科探花郎花弄影竟然在这里做了先生。”

祝先生笑笑，没有说什么，朱丞相的目光已经转到了台上的红榜上，目中神色一动立刻又恢复了平静：“花弄影评的第一名？那个叫做君玉的孩子？”

“所有试卷都是由五位先生过目一起评审通过的。”祝先生平静地说。

朱丞相不再说什么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弄影公子离去的方向，彼时，弄影公子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。

第二天的武艺考校分五轮进行。第一轮是拳脚功夫比试，第二轮是马术，第三轮是射击，第四轮是大刀，第五轮是剑术。每人可以参加前四项比赛，任意获胜三项即可进入第五轮比赛。君玉和孟元敬、朱渝都是四场连胜晋级，再加上孙嘉，第五轮比赛只剩下了四人。

按照书院的传统，这个项目是抽签对决。

